

上古史實或是儒學修辭？——堯舜禪讓美學的再思考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上古史實或是儒學修辭？——堯舜禪讓美學的再思考

作者：林孟瑾。台南女中。高三 1 班

指導老師：陳卓欣老師

## 壹●前言

### 一、研究動機

三皇與五帝的時代，在論孟教材中，一直被稱頌為最美好的時代，孔子動輒感嘆：「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亦言：「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大學》亦說道：「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天下的清平安樂，人民的繁榮富庶，似乎人心常見的醜惡與陰鬱在那個時代中並不存在，是以留下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堯舜的禪讓故事，禮記中所謂的「大同」時代，上位者權利的交接彷彿充斥著祥和的氛圍，後世宮廷中的殘忍鬥爭與狠辣陰謀在此時的文字脈絡中似乎沒有半點徵兆，一切如斯完美，彷彿無可挑剔；然而，若真如此，何以漫長後世數千年的歷史中，無論如何盛世承平，再無出現過三皇五帝時期的禪讓與大同？如若上古時期的清平理想國度曾經存在，那麼何以人心丕變，再不復返？太過美好的事物總令人懷疑其真偽，於是引起筆者欲一探究竟的興趣。

### 二、研究方法

先秦時代即有不少文獻談及禪讓真實性的問題，本文將整理正反方觀點，以比較文獻的方式，尋找其中的疑點，再針對核心人物進行探討。探討史料的方式主要依循以下路徑：

- (一)對文獻之用字探究，並假設其可能意涵。
- (二)針對核心人物其時代背景進行了解，藉此解釋其行為動機。

## 貳●正文

### 一、禪讓之起源

禪讓一詞，最早可追溯至《尚書》，世人以此為據，流傳堯舜禪讓之美談。「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註一)按照記載，堯本應承祖制(於三皇時代，行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血緣繼承制)將帝位傳於其子丹朱，但堯以丹朱不適帝位為由，讓位於舜；堯逝世後，舜帶領天下服喪三年後，卻避於南方不肯即位，然而天下諸侯執意擁戴，實屬天意，舜最終就位為帝，也成就了堯舜禪讓之佳話。細讀之，《尚書》這段話其實充滿了主觀意識的敘述話語，如「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在此文字記載的表面意涵之下，是否可能存有其他的詮釋空間？因此，以下筆者將深入探究禪讓一說，以歷史角度觀察之，禪讓說是否仍然可能？或者其實是一種學說的話術？

#### (一)上古易主制度

以歷史學科的角度來說，上古(三皇五帝)時代，首先出現了擁有共同祖先的氏族；而數個氏族的結合，則稱之為「部落」；數個部落的聯盟，即稱為「部落聯盟」；最初的領導者(君王)，應是由部落聯盟推舉而出，奉為「共主」。然而由於三皇五帝時代屬於神話傳說時代，在後世的文獻中，定義不一，時間斷代亦各有見解，以下筆者僅以較為常見的說法為主，將三皇與五帝概分為兩個時代來探討。

### 1、三皇

三皇時代，推選領導者的方式為部落聯盟推選出「共主」，而共主的背景多為聯盟中實力強盛的部落之主。

### 2、五帝

據史記所載以及其帝王譜系，各時代帝王間並非全然無血緣關係，雖不似西周的嫡長子繼承制已有明確的脈絡可循，但由此觀之，王室(黃帝一脈)的身分背景對帝位的繼承仍應有所助益。

## (二)人物

### 1、唐堯

其一，帝堯所找尋的繼承人並非僅有舜一人，許由亦是他曾經相重的人選，但許由明確的拒絕了帝堯，並表示無意帝位。舜於記載中，亦曾經婉拒過堯，直到堯逝世後，受天下諸侯擁戴，這才登上帝位。然而若真是無意帝位，當初為何不仿效許由俐落地拒絕？

其二，據文獻記載：「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呂氏春秋·慎行論·求人》」(註一) 帝堯有子十名，女兩名，即為娥皇與女英，共計兒女十二名，其中嫡長子監明早夭，故次子丹朱曾被推舉為帝位人選。先前提及，堯將二女許配於舜，以此「考其人品」，但是，帝堯膝下再無其他女兒，縱然他將女兒看作對繼承人考驗的媒介，難道當舜不若他理想中的繼承人時，他要將娥皇、女英許給下一位繼承者候選人再行考驗嗎？對帝堯的想法與處境，史料記載中有多處值得推敲，甚至是於理不合的部分，而對下一代帝王——帝舜為帝的相關事蹟，也亦是如此。

### 2、虞舜

討論到虞舜，其背景不可不提，追溯舜的祖先，可遠至黃帝。根據史記記載，舜乃黃帝之孫昌意一派的後裔。據載，顓頊、帝嚳皆於該脈之中。這是十分關鍵的背景，縱使昌意一脈自窮禪至帝舜皆為庶人，舜仍擁有黃帝一支的血脈，王族即使式微，也仍有一定的威信，這對於舜受到推崇一事，應有所助益，由此看來，堯舜之間的禪讓美談是否全為品德考選所致？便出現了再次重讀詮釋的空間。

其次，在《山海經》之中，有如此一段關於帝舜的記述：「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山海經·海內南經》」(註一)蒼梧山乍看之下只是山海經隨筆所記的一處普通地名，然而其中卻大有玄機，蒼梧山之所以特別，其因乃為此山正是帝舜的葬身之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禮記·檀弓》」)(註一)，也許葬身之地並不足以說明此段文字的詭譎，接下來的『帝丹朱葬於陰』與其對照，詭異之處立顯，『帝丹朱』是相當值得深究的三個字，丹朱為堯之子，且山海經冠之以『帝』稱，是否堯最初欲傳位之人為丹朱？史料對此自是沒有記載，我們也鮮少聽聞堯之子帝丹朱的存在，但卻留下了蛛絲馬跡，令人對禪讓的真實與否產生了質疑。

### 3、丹朱

對《尚書》中堯舜的評價，於前已略作陳述，此處不再多提，在此將以帝堯之子——丹朱，進行文獻評價之比較，以論述儒家對禪讓之事做出的解釋。「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故號曰丹朱《太平御覽·尚書·逸篇》」(註一)「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史記·五帝本紀》」(註一)兩段文字對丹朱的評價皆為負面，以其『不肖』、『頑凶』點出丹朱不適帝位的理由，無非指出丹朱身為紈褲的特質，然而如此的說法與其他歷史文獻進行比較，卻能發現明顯的弔詭之處：

其一，丹朱於山海經中，已有『帝丹朱』的稱號，顯然回到時代的現場，應仍有人認同丹朱的領袖能力。其二，於《博物誌》中有載：「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註一)琴、棋、書、畫古稱四藝，為文人四友，由此斷之，此四藝當是對修身養性有所助益之物，而其中棋所指稱的即為『圍棋』，而丹朱通曉棋藝，甚至被尊為圍棋之鼻祖，如此才能，又如何會是不學無術的頑劣紈褲？此與文獻中所述之丹朱性情似有所矛盾。

## 二、禪讓說存疑之證據

### (一)禪讓時代的背景

「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遂欽立，1983)(註二)

「帝堯即政七十載，景星出翼，鳳凰止庭，朱草生郊，嘉禾孳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太平御覽·卷八十·尚書中候》」(註一)

這是一部分文獻對堯舜治世時的記載，也令其後世人普遍以為唐虞之世為上古時期的黃金時代，然而堯舜時代的真相，恐怕並不全然如此美好，據近代學者的考察結果而言，甚至還有些反差。(王仲孚，1996)(註四)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尚書·堯典》」(註一)此為《尚書》中對堯治世時所處的情況的描述，顯然當時天下飽受洪水肆虐，而孟子對此亦有記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孟子·滕文公上》」(註一)「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孟子·滕文公下》」(註一)天災禍亂的頻繁，如何稱得上是太平盛世？更遑論四方狄夷的窺伺，如此說來，堯舜的天下，恐非全如後世所想像的豐饒富足，平和無爭，反之，在《尚書》和《孟子》的記述之中，大水橫流，民無所定，唐虞之世其實反而充斥著鬥爭的色彩，與天搏命，與人爭存。而在如此的背景之下，堯舜帝位的和平易主，亦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 (二)禪讓前後的易主方式

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史記·五帝本紀》(註一)此段記載了上古知名的大戰——涿鹿之戰，黃帝與蚩尤於涿鹿之野展開激烈的對戰，最終以黃帝的勝利告終，黃帝從此成為華夏共主。然而，此段紀錄其實顯示了涿鹿之戰極有可能為天下共主之爭，成王敗寇，而黃帝也如歷代帝王一般，貫徹『逆我者亡，順我者昌』之理念，將天下不順者一一征之除之。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淮南子·天文訓》」(註一)此文獻已明確指出共工顓頊所爭之事乃帝位，兩者爭奪的衝突不可謂不激烈，於後文中甚至已到了「天柱折，地維絕。」(註一)的慘烈地步，而這也暗喻著定下天下之主的人選其背後，當是付出了如何血腥的代價。

此為堯舜禪讓前的帝位之爭，而繼堯舜之後，史料亦不乏帝位易主的描述。

「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史記·夏本紀》」

(註一)

「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浞殺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於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史記索隱·夏本紀第二》」(註一)

簡言之，兩段史料整理後，便可得『啟奪益位，羿奪啟位，寒浞奪羿位』，於後又有少康中興，是以少康又奪寒浞之位。幾人帝位的易主，顯然絕非和平的轉讓，字裡行間充斥著人心對帝位的貪婪，既是人人欲爭之位，血腥陰謀自是不在話下。

後至春秋戰國，何曾再聞天下讓賢之事？於是從黃帝時期的涿鹿之戰，至堯舜後一連串的奪位之爭，與堯舜禪讓之事進行比較，違和之處立顯。堯舜前後的帝位之爭如此激烈，何以三代能夠和平轉讓政權，仁善天下？兩相比較下，不得不令人懷疑堯舜禪讓之事的真實性。

### (三) 古典文獻對禪讓之存疑

對禪讓一說，歷史上持質疑態度的亦大有人在：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竹書紀年》」(註一)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竹書紀年》」(註一)

「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人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韓非子·說疑》」(註一)

舜、禹、湯、武皆為先秦儒家所稱道的聖賢，舜、禹尤為孔子以其能『不以天下為私』之胸懷稱頌，孟子亦以『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對湯、武二者起兵推翻當朝統治者之事做出了辯護，令二者以人臣之位弑君的行為成為一件值得嘉許的事。然而在此，《韓非子》及《竹書》中卻嚴厲的假設了禪讓背後的可能動機(梁爽，2006)(註三)，就『舜逼堯』或『舜囚堯』而論，這又是對「堯舜禪讓」另一疑點，若舜逼堯乃禪讓背後的史實，那舜何恃何倚？如此推之，舜必是有所倚仗，若不然，堯何以能於「光宅天下」之際，為舜所逼？而舜的勢力從何而來？這即牽涉到舜的家世背景。

前文曾提及，據載，舜算得上黃帝後裔的一個分支，而作為黃帝後人，舜在

其部落中便會具有一定的號召力，且筆者以為，舜極有可能為該部落之領袖，而舜之仁德遠傳至帝堯耳中，可推知當時舜的部落應已是頗具規模，絕非勢微無名的弱小部落。

既是如此，堯將二女嫁予虞舜也就較為合理，因若是如此推之，堯嫁二女之舉即為後世常見政治手腕中之和親，而能夠令堯不惜以和親手段拉攏，可見舜的背後應有強大部力量作為後盾，甚至有著就連帝堯也感到忌憚的勢力。堯在舜的勢力逐漸成長時，自身卻已日漸衰老，面對銳不可擋的年輕人，鬥爭起來孰勝孰負，顯而易見。因此，舜可能擁有足以逼迫堯甚至將其囚禁的資本，從其家世背景看來，亦不無可能。

#### (四)儒墨二家的推崇

因西周末期，犬戎入侵，周國勢衰弱，加之分封諸國勢力漸長，因此至東周時，周天子之名已不足以威震天下，各國諸侯為謀霸主之位，互相交鋒，於是進入了諸侯爭霸的春秋時代。至此，各國國主開始極力謀求賢才，貴族日漸沒落，相對而言，平民開始有布衣卿相的機會，各派學說因應而生，開啟了百家爭鳴的學術交鋒，在競爭對手眾多的環境下，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想要在激烈的競爭角逐中存活，便必須鞏固自家學說，甚至搏擊他派思想。而在此各家思想激烈爭鋒的時代裡，各種鞏固自身學說的方法中，若能以上古之事佐證自家學說，以古證今，自然是相當具有說服力的。

因此，在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中，堯舜禪讓的真實與否，或許可能僅是各家學派鞏固自家學說的一項工具，儒墨二家亦是如此。墨家肯定禪讓的存在，主要目的或許是鞏固其十翼中兼愛、非攻的政治觀點？而同為先秦學派的大家儒家，對禪讓之事亦表支持，若禪讓為可能，則性善、仁政思想似乎更為合理可據？於此，筆者針對儒墨二家與禪讓之關係進行淺論。

##### 1、墨家

墨家的思想中心除了兼愛、非攻等和平思想，與禪讓政治最為相關的思想可能是「尚賢」一項。尚賢意即用人唯賢，該思想與禪讓之定義是相符的，後亦有堯舜禪讓為墨家開創一說，然而此處僅就以下文獻對墨家與禪讓之關係進行討論。

「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墨

子·尚賢上》(註一)

「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賢中》(註一)

第一則文獻中主要闡明墨家的尚賢思想，強調的是用人唯賢，無所謂貴賤之分，也由此暗示舜平民的身分。於第二則文獻中，已直指舜為工農之輩。特別強調舜的平凡，是為了更加強化不分貴賤，用人唯賢的思想。然而該種說法，與舜的身分背景並不切合，前文提及舜的背景，其為黃帝之後裔，且前文以論及，舜有資格、亦有能力成為部落之主，如此，墨家對舜平民身分的強調便顯得太過誇大矯情，令後人對禪讓之實有所存疑。

## 2、儒家

堯舜禪讓一事，在孔孟思想中受到強烈的推崇，大抵因為堯舜禪讓一事幾乎完美詮釋了孔孟所奉之種種美德，但正由於太過切合孔孟思想的中心主旨，更令人不免懷疑其存在的真實性。先前提及禪讓最早可追溯至《尚書》，於此，便要對《尚書》進行探究。《尚書》乃為記上古之事的書，是為中國最早的史書，亦是儒家奉為經典的書籍之一，後更經孔子刪減至 120 篇，是以此書所記，大抵應不致違背儒家思想中心。而在《尚書》之後的著名史書《史記》一書中，對上古時代至夏商周三代之記載，因上古史料殘缺難考，故多考自《尚書》之中，二者所記之事亦是大同小異，《尚書》與《史記》中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儒家色彩，其中所記之事，亦可反映儒家對禪讓的解釋。

儒家極注重天命思想，對天下以『讓』易主更是推崇，儒家之宗孔子對此也多次強調他的觀點：「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論語·泰伯》」(註一)且不提泰伯為何許人，此段文字孔子以「至德」二字給予了此人極高的敬意，而泰伯此人所為之事即是「三以天下讓，正是這「讓天下」之舉，令孔子給出相當高的評價，由此可知，孔子對「讓天下」的看重程度。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註一)於此，孔子所稱頌的乃舜禹二人不以天下為私有之聖人胸襟，因孔子己身身處亂世，禮樂崩壞，故而他對公天下的上古時代相當嚮往；然而，如本文前面所論證的，上古時代真實的狀況其實很可能是，從黃帝起，就已是世襲制度了，而禪讓，正是孔子所期望的公天下制度，縱然與理不合，即使破綻明顯，他仍是極力推崇禪讓之事，甚至反覆的讚揚三代美德，不斷地為其冠上聖人之名。他亦於儒家的系統中，完善堯舜禹三人的人格，試圖創造出儒家理想的聖



王，然而，目的為何？這便與儒家一項相當重要的精神命題——入仕有極大的關聯，若當真有聖王如斯，儒家學者必當受到重用，因具有如此品德的君主，正是循著儒家思維最終匯集儒家精華於一身的儒家聖王！再者，對上古世界的美好描繪，對於生逢亂世的艱辛世人來說，無疑是一幅美好的願景藍圖，也有利於儒家學說的傳播，因此，對禪讓一事的肯定與詮釋，對孔孟學說而言，自然是必須的。換句話說，禪讓之真偽，亦有待商榷。

#### (五)現代考古的證據

2015年6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式發布了位於中國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的陶寺遺址，極有可能就是堯的帝都，也提出了多項的證據。

其一、關於地理上文獻所載「堯都平陽」的說法。

「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竝都之也。」《水經注·汾水》(註一)

古時平陽大約是現今臨汾之處(襄汾縣位於臨汾盆地)，從文獻與實際考古位置是極為吻合的；再者，以年代作為鑑定，陶寺遺址檢測的結果約是距今4300年至3900年(又可分前中後三期)(註五)，與堯舜的年代亦大致相符。

其二、關於考古的發現。

陶寺遺址的前中期文化，有遭到後期文化明顯的破壞，而中期(距今4100~4000年)據現今推斷即是唐堯左右的時代，而過度至後期時，顯然經歷了相當的動盪，甚至直接導致了政權的交替，由此或可推測，堯舜交權之時，並非是如史料所載的平和禪讓，相反地，交替的政權背後，是血腥與殘忍的交織。

## 參●結論

### (一)對正文的觀點

在中國許多文學作品中，無不闡述著對上古世界美好的嚮往，然而如若上古人心真如此純樸，何以後代人心卻日益險惡？再者，春秋一代霸主齊桓公因權力鬥爭而遭活活餓死宮中的下場，令筆者對『舜囚堯』一說更有了些想法，漢末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或許，千古的禪讓美事背後的陰謀亦與此恰恰相似？在時日的流轉

中，史實本就會隨著改朝換代的轉衍、詮釋，愈趨模糊，甚至受到曲解。針對禪讓的真實性與否，儘管眾說紛紜，正反方亦皆無確鑿的證據，然而考察古籍與現代研究文獻、考古資料，筆者較傾於「禪讓是虛，篡位是實」的觀點。

筆者以為，人心無分古今，同樣的時代，不會皆為惡人，同樣的，應該也不會有僅存善人的時代。在漫長的時間流裡，勾心鬥角一直都存在，甚至連動物間亦會為了獵捕、求偶、生存等目的，而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爭逐的巧思，同理，上古時代亦絕非想像中的美好，人們也須為自己謀求更好的生存方式，於是在部落間的爭鬥，抑或部落內的權力鬥爭，必然是存在的，而有了欲望，為目的所付出的陰謀代價，也是必須的，因此，當成就了一代帝王時，一條荊棘血路顯然是唯一通往權力頂峰的道路。堯舜禪讓之事，也因太過理想而令筆者質疑了。

然而，以儒家的倫理道德觀來說，禪讓一事正與儒家的學說核心互相呼應，而將禪讓一說修飾美化，用以維護自己的學派，以古援今，來鞏固自己的學說，原是無可厚非之事。然而流傳至今，卻造成了現世對歷史真相難考的困境，孔子刪修《詩經》、《尚書》、《易經》、《禮》、《樂》、《春秋》等古籍，自然有整理之功，但卻也讓後世之人大都僅能依循著儒家的觀點與視野來詮釋上古史實，彷彿罩上了一層柔美而霧化的面紗，則令人稍感可惜了。

## (二)對正文撰寫過程之心得

在撰寫過程中，最大的限制與困難便是資料的蒐集，尋找切合文旨的史料是筆者所遇到的最大瓶頸。確認引用史料的過程中，筆者以關鍵字先行瀏覽，然而所得資料中，仍有部分必須淘汰，縱使有相關書籍提供資料找尋方向，仍實屬不易。再者，運用史料時，必須了解其意，並做出能夠令史料與文旨相互關聯之說明，不過此一部分幸賴指導教師指點迷津，對此，筆者深感謝意。

## 肆●引註資料

註一、中國哲學電子書計畫。

<http://ctext.org/zh>

註二、梁爽(2006)。論上古神話與儒家思想。遼寧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註三、遼欽立(1983)。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

註四、王仲孚(1996)。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註五、王樹芝、王增林、何篤(2011)。陶寺遺址出土木炭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11 年第 3 期考古與科技論文。

註六、王曉毅、丁金龍(2007)。襄汾陶寺遺址研究。科學出版社。